

# 柏拉图《斐多篇》中的哲学咨询

卫春梅

**摘要:**《斐多篇》中的苏格拉底对话模式蕴含着丰富的哲学咨询方法。其中,哲学咨询模式包含决定回答的问题、每个参与者提出与自己本身相关的具体经验、尝试用反例驳斥所下的定义等;哲学咨询的技巧有专注与倾听、提问、反应与表达、挑战等。《斐多篇》中哲学咨询将纯思辨的哲学和咨询实践联结起来的认识论、方法论极具现代价值。

**关键词:**哲学咨询;苏格拉底;柏拉图;《斐多篇》;对话

**基金项目:**安徽大学211工程三期教学质量工程项目(08065)

**中图分类号:**B502.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2)04-0032-07

**作者简介:**卫春梅,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 210093),安徽大学哲学系教师(安徽合肥 230039)。

## 一、引言

哲学咨询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哲学实践运动,由于哲学咨询的目的是以哲学家的智慧,帮当事人将其见解统合成可实行的个人哲学,解决人生困扰,进而使一个人的身心灵更趋平静,非常契合人们探求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时代需求,所以这一运动在欧美和东亚地区得到迅速发展<sup>①</sup>。目前,哲学咨询有三种成熟的方法:马瑞诺夫的“宁静法”、瑞比的“四阶段法”、阿肯巴哈的“超越方法的方法”,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对话为核心,将来访者看作健康的人而不是病人,不提供答案而只提供思路,在自由的思想对话中借助某些哲学理论或哲学方法,帮助来访者找到更为合适的发展路径。这种应用哲学的形式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sup>②</sup>,在苏格拉底的“助产术”和柏拉图的著作中体现得尤为突出。《斐多篇》是柏拉图作品中举足轻重的一篇,它通过苏格拉底的学生斐多的叙述,以对话形式展现了苏格拉底与学生对于人生问题的

探讨。我们选择《斐多篇》为主要文本探讨古希腊的哲学咨询方法,以期为拓宽现代哲学咨询的“元视角”提供借鉴。

## 二、《斐多篇》的哲学咨询模式

苏格拉底对话的咨询模式含有下列步骤:一是决定回答的问题,二是让每个参与者提出与自己本身相关的具体经验;三是尝试用反例驳斥所下的定义。

### (一) 决定回答的问题

基本上,哲学咨询的对话就是在一问一答中进行,身为哲学咨询师,必须绝对知道来访者的兴趣。哲学咨询师的工作是协助来访者了解他面临的问题,同时通过对话分解该问题的结构及含义,并给予归类。苏格拉底的对话都是以“问题”开始的,并且从一个问题延伸到一系列的问题。马瑞诺夫哲学咨询的“宁静法”也是以问题(problem)开始的,也就是辨识问题之所在,将不明显的问题或不清楚的问题予以具

① 潘小慧:《哲学咨询的意义与价值:以“对话”为核心的探讨》,《哲学与文化》2004年第1期。

② 参阅尤淑如《亚里士多德的智慧与马瑞诺夫的“宁静法”》,《哲学与文化》2007年第1期。

体化<sup>①</sup>。来访者因有危机、麻烦、疑惑、困难、挫折或忧虑而寻求帮助,这些通常都被称为“问题”。因此,从对话中可以知道,由一个问题引发出无穷尽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必须加以定义的,这样才能审视真正的问题。哲学咨询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帮助来访者确认盲点,帮助他们在问题情境中发展新的、更有用的观点。

(二)让参与者提出与自己本身相关的具体经验

马瑞诺夫指出,为了定义面对的问题,应该尝试着在不做任何判断的情况下去观察。苏格拉底对话方式经常以自己的经验去描述问题,即以封闭式的对话为主,不让对方用过多的言语去描述,而苏格拉底用封闭式的对话迫使对方无法回避其经验准则,让对方在“是”或“不是”的选项中具体了解自己的经验。如苏格拉底和克贝关于“生和死”的对话<sup>②</sup>:

“现在轮到你了,”苏格拉底继续说,  
“请用同样的方式陈述生与死。你承认死是生的对立面吗?”

“我承认。”

“它们相互产生吗?”

“对。”

“那么从生中产生的是什么?”

“是死。”

“从死中产生的是什么?”苏格拉底问道。

“我必须承认是生。”克贝说。

“所以,克贝,活的东西和活人是从死的东西中产生出来的吗?”

“显然如此。”

“那么我们的灵魂存在于另一个世界。”

“似乎如此。”

“我们刚才讲的两个过程在这个事例中,有一个是非常确定的,我指的是,死是相当确定的,是吗?”

“是的。”克贝说。

通过这段“生与死”的对话,我们可以明显

看出苏格拉底让克贝在“是”或“不是”的选项中具体了解自己的经验,一步一步地协助克贝理解生与死的辩证关系。

(三)尝试用反例驳斥所下的定义

在“灵魂是什么”的问题上,苏格拉底认为灵魂可以脱离肉体而存在,西米亚斯以他个人的经验与观念表示有所存疑,并用乐器调音之说对苏格拉底提出反例,从而说明自己的观念。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西米亚斯说。

“你可以针对给一件乐器调音说出同样的话来,调好的音是不可见的、无形体的、极好的、神圣的、存在于定好了音的乐器中,而乐器本身和它的弦是物体的、有形的、复合的、尘世的,与可朽的东西密切相连。现在假定这件乐器坏了,弦被割断了或者绷断了。按照你的理论,这个时候定好的音仍旧存在,是不可能被摧毁的,但若说琴弦断裂时,具有可朽性质的乐器和琴弦本身仍旧存在,而分有神圣与不朽事物性质的定好的音却不再存在,比它的可朽的对应物还要早死,那是不可理解的。你会说定好的音必定像过去一样存在于别的某个地方,而制作乐器的木头和琴弦却会腐烂。……肉体由于热与冷、干与湿,以及其他对立面的某种张力组合而成,而我们的灵魂就是当这些对立面按正确的比例结合起来的时候对这些对立面所作的调和或调整。好吧,如果灵魂真的是一种调整,那么显然我们的身体的张力一旦降低或减少到一定限度,这个时候尽管灵魂是神圣的,但也一定会被摧毁。……如果有人坚持灵魂作为对事物的物理构成的一种调和,是最先被毁灭的,我们称之为死亡,那么就请对这个论证作出回答。”(第91~92页)

西米亚斯很明确地以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理论提出“灵魂可在死亡后存在”的反例。在有关“灵魂不朽是什么”的问题上,苏格拉底也是尽情地向克贝去呈现自己的观点。如:

<sup>①</sup> 参阅尤淑如《亚里士多德的智慧与马瑞诺夫的“宁静法”》,《哲学与文化》2007年第1期。

<sup>②</sup> [古希腊]柏拉图:《斐多篇》,《柏拉图全集》第1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0~71页。以下引《斐多篇》,仅在引文后标示页码。

克贝说：“概括地说来，你的要求是这样的。你认为，一名将要死去的哲学家相信死后会更好，因为他按哲学的方式生活并按哲学的方式结束他的此生，而非以其它任何方式，这种自信心是一种盲目、愚蠢的自信。灵魂是不可毁灭的，不朽的，这一点必须加以证明。……你说灵魂拥有很大的生命力，具有神一般的性质，甚至在我们生之前就存在。你说，所有这些都很好地表明灵魂不是不朽的，而只是活的很长，它在一个相当长的周期内先存在于某个地方，享受着大量的知识和活动。但这些并不会使灵魂成为不朽的。它每次进入人的身体就像得了疾病，是它毁灭的开始，每次过这种生活都使它筋疲力尽而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死亡。”(第104页)

在《斐多篇》中，苏格拉底除了让对方尽量提出反例来驳斥定义外，更是在对方已经认同了自己对问题所下的定义后，又举出反例来迫使对方再次思考原本对定义所提出的具体经验是否还有欠缺：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对此表示满意，一切事物均以相反相成的方式产生，是吗？”

克贝：“你说得好极了！”

苏格拉底：“还有另外一个问题。”(第69~70页)

还有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以另外一个经验提出反例来澄清该定义在具体经验中是否已无反例。事实上，这就是现代哲学咨询常用的“澄清”问题的技巧。

### 三、《斐多篇》的哲学咨询技巧

在柏拉图《斐多篇》中，苏格拉底使用了专注与倾听、提问、反应与表达、挑战等各种哲学咨询技巧。

#### (一) 专注与倾听

专注与倾听的目标是通过身体语言让对方注意到他们的谈话。在《斐多篇》中，苏格拉底很善于运用这种肢体语言让对方了解彼此言谈的内容，呈现出来访者正在倾听与专注的行为举止。

苏格拉底睁大了双眼，笑了，这是他常用的一个谋略。他说：“真的，西米亚斯的批判相当公正，如果你们中间有人比我还能够更加从容地有所准备，那么最好先出来作答。在我看来，西米亚斯根本就没有把握这个论证。然而在我们作出答复之前，我想我们应当聆听克贝会提出什么批评，而我们可以有时间决定该说些什么。……来吧，克贝，告诉我们，令你感到困惑的是什么？”(第92页)

这段谈话的目的在于让对方更专注于彼此的辩论，并且要求对方更专注地倾听他人的意见。苏格拉底的“睁大了双眼，笑了”作为身体语言，与他的谈话一样，均表示了自己的专注与倾听，并向对话者(西米亚斯和克贝)传达了专注的重要性。

苏格拉底看了克贝一眼，说：“克贝，我想他刚才说的话也不会使你着急，是吗？”

“不会，这一次不会，”克贝说：“尽管我不否认有许多事情会令我焦虑。”(第114页)

因此，苏格拉底看克贝一眼之时，不仅是用眼神来表达关注之意，而且直接看到了克贝内心的焦虑，让他愿意继续对话。

除了眼神等肢体语言来呈现专注与倾听的助人技巧外，在《斐多篇》中，苏格拉底也会直接以强烈的语言要求对话者更为关注。如：

“现在请密切注意”，苏格拉底说，“我们说过一种灵魂拥有理智与善，这种灵魂是好的；另一种灵魂拥有愚蠢和邪恶，这种灵魂是恶的。对吗？”(第100页)

在《斐多篇》中，苏格拉底多次使用“请注意”这样的字眼，希望对话者能够集中精神去倾听。苏格拉底除了能够专注与倾听与他对话者的内容和心声外，也能够关注周围人的反应，以相应的方式给对方反省的空间。

苏格拉底回过神来，注意到他们。他说：“你们怎么了，认为我的解释不恰当吗？如果你们想要详细考察我的解释，那么当然会有一些疑点，也会有反对意见，如果你们俩正在考虑别的事情，那么请别在

意。但若你们对我们的讨论感到有什么困难,那么请直截了当地把你们的看法说出来,也请你们指出有什么办法可以改进我的解释。”(第 89 页)

这里运用了沉默。沉默是空出一段时间让对话者思考,尤其在从事哲学咨询时必须花一些时间去消化辩论的过程,思考彼此的想法是否有一致性,能否了解对方的意思。沉默是一种沉思、一种自我反省,是一种自我检讨与自我修正。所以,在沉默之后,苏格拉底希望对话者能够把有质疑之处直接地表达出来,这才是有用的沉默。

### (二) 提问

苏格拉底善于灵活使用开放性问句和封闭式问句。

在面对“是”或“不是”的直接选项时,苏格拉底往往不要求给出直接答案,而是让对话者思索探讨任何可能性的答案,此时用开放性语句较好。

“克贝,这种理论是如何证明的?”西米亚斯插话说,“提醒我,因为当时我没记着。”

克贝说:“以人提问为例,可以很好地证明这一点,如果提问的方式是正确的,那么人们就能作出完全正确的回答,这种回答只有当他们对主题具有某些知识并有了恰当的把握以后才有可能作出,否则就是不可能的。如果你向人提出一个作图问题或类似的问题,那么他们作出反应的方式就确凿无疑地证明了这个理论是正确的。”(第 73 页)

因为开放式的问句会让对方更敢于表达自己的看法,所以苏格拉底说:“没错,我亲爱的朋友,但是请告诉我,遗忘这些知识又是在什么时候?”又以更开放的语句问西米亚斯说:“好,我们现在该进到哪一步了,西米亚斯?”西米亚斯很自然就将其看法娓娓道来。“我完全清楚了,苏格拉底。同样合理的必然性适用于两种情况。你的论证依据的是这两个立论要么都能成立,要么都不能成立……这很合我的胃口。”(第 78~79 页)

而封闭式问句的主要意图是想直接从对方

身上得到某种确定的信心与特定的答案,不让对方有其含糊不清的答案。如:

“那么好吧,我的孩子,来看看你是否会赞同我的意见。我想这会帮助我们找到问题的答案。你认为一名哲学家关心与饮食相关的所谓快乐是否正确?”(第 61 页)

“除此之外,西米亚斯,我还想说,一切爱好学习的人都必须思考他们自己,并且相互谈论。你同意我的看法吗?”(第 64 页)

### (三) 反应与表达

在《斐多篇》中,苏格拉底作为咨询师对来访者的思想情感进行反馈,在适当的时机表达出自己的思想情感。这种方法主要包括重述、赞同、解释、自我表露等。

重述是提纲挈领地复述来访者的信息,目的在于澄清,让对话者更清楚自己之前所描述的内容是否正确,是否清楚原本对话的内容。

“那么以你为例。如果你想要你的某个财产去死,但它在没有得到你的通知的时候就自我毁灭了,那么若还有办法,你岂不是要对它表示愤怒而惩罚它吗?”

“确实如此。”

“所以,如果你以这种方式看问题,那么我想说我们在得到神发出的某种推动之前一定不能自尽,这样说并非不合理,就像我们现在正在面对的情况一样。”(第 58 页)

重述像镜子和回声一样,能够让对话者重新审视自己的言语,从而修正自己看不清楚的地方。所以,经苏格拉底重述后,克贝只能回答:“我承认似乎如此。”并接着说:“假定我们刚才说神是我们的看护,我们是他的财产,这样说是正确的,那么你前面说哲学家应当情愿去死,这样说似乎是不合理的。”(第 58 页)

赞同和再保证是咨询技巧上常用的“支持”。在哲学咨询中,咨询师是个类似于导师的人,来访者就如同学生一样,在咨询到某个阶段时,来访者会怀疑自己的进度是否符合要求,这个时候咨询师就要适时地给予赞同和再保证,让来访者有信心继续下去。

苏格拉底说:“好吧,你一定不要失去

信心。你以后可能会听到的。”(第57页)  
西米亚斯:“对,这样说好像是对的。”  
(第67页)

在《斐多篇》中,苏格拉底会适时给予对方肯定的态度,并以直接赞同的态度让对方有信心继续哲学的论辩:“你的感觉是正确的,我亲爱的孩子,”苏格拉底说,“但请告诉我,你认为这些缺陷在什么地方。”(第91页)

解释是咨询师适当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思想以直接影响来访者。当一个问题在采用封闭式及开放式的问句后,对话者仍无法理解问题或提出适当的解答时,就需要“解释”,让对话者有新的认识与体悟。

“对我来说,我乐意向任何人学习这样一种原因如何起作用,但由于我已经拒绝去认识它,既不能自己去发现它,又不能从别人那里学到,所以我想出了自己解决原因问题的权宜之计。你想要我给你演示一番吗,克贝?”(第108页)

苏格拉底原本已用了很长的一段对话跟克贝阐述心灵的概念,可是却发现克贝仍然迷惘,所以只好亲自示范一番。在直接举例做一导引后,发觉到克贝还是不理解。

“好吧,”苏格拉底说:“我的意思是这些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我实际上一直在阐述这种看法,从来没有停止过,尤其是在我们这场讨论的前半部分。由于我将要向你解释我自己得出来的关于原因的理论,我建议从我的原则开始,这些原则是你们熟知的。”(第109页)

提供解释时必须清楚其所说的内容对个案而言要有意,这样对方才会更容易接受,也会更清楚方向之所在,从而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苏格拉底所做的解释是有前瞻性的,让对方可以思考未来的发展,而不是只拘泥在过去的经验中,这种含有预测性的解释就是对问题提出新想法,而不会陷于旧思考的泥沼中。

自我表露是咨询师把自己的情感、思想、经验等方面的信息告诉来访者。

苏格拉底说:“我亲爱的西米亚斯和克贝,这就是我进行这场讨论的精神。至于你们,如果接受我的建议,那么少想一些

苏格拉底,多想一些真理。如果你们认为我说的全是真的,那么你们必须表示同意;反之,如果是假的,那么就用你们拥有的一切论证来反对它。”(第97页)

这里,苏格拉底自我经验的表露并不是要对方完全赞同他的经验,而是以自身的经验为依归,他提供的经验只是一个参考值而不是一个绝对值,是一个开放性的、可供讨论的经验,是一个可以让他人接受的自我经验。

#### (四)挑战

挑战是面质对话者不愿意承认的感觉、态度及理念。咨询中的“面质”是指:咨询师发现来访者语言与非语言行为不一致、逃避自己的感觉与想法、语言行为前后矛盾、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的时候,咨询师指出来访者矛盾、不一致的地方,协助来访者对问题做进一步的了解。在《斐多篇》中,苏格拉底使用的挑战方式是延续上一个封闭式问句的咨询技巧。苏格拉底用一连串的封闭式问句让对话者表达其认可的态度。然后,在这些诸多已认可的观念中找到矛盾处,逼使对话者对之前所认可的理念有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由“知”转为“无知”,这就是苏格拉底的方法,也就是一般俗称的“助产术”。

“那么以你为例,如果你想要你的某个财产去死,但它在没有得到你的通知的时候就要自我毁灭了。那么若还有办法,你岂不是要对它表示愤怒而惩罚它吗?”(第58页)这是苏格拉底直接以财产来比喻人的自杀是不被神允许的。

在《斐多篇》中,苏格拉底以封闭式的问句所产生的论证,只具有表面的价值,需要再考察、再挑战。所以,苏格拉底说:“你们大家知道的,克贝总是要考察论证,决不愿接受各种论断的表面价值。”(第59页)

《斐多篇》所采用的挑战形式,有时候是很直接地指出不合理之处。如:“事实上,西米亚斯,真正的哲学家为他们的信念而死,死亡对他们来说根本不足以引起恐慌。请这样想,如果他们对身体完全不满,想使他们的灵魂独立于身体,而当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了却又感到惊慌和悲哀,那岂非完全不合理。……所以,就像我

刚才说的那样,说这种人会害怕死亡是极不合理的。”(第65~66页)

挑战是对反对意见的考察,是对已知的挑战。苏格拉底认为一切知识必须从“无知”开始,而不是从“已知”开始。看似“已知”却是“假知”,看似“无知”却又如“真知”,这是《斐多篇》惯用的挑战的咨询技巧,想让对话者能够看清自己理念的矛盾处,不再执著于不是“真知”的“已知”。

#### 四、苏格拉底哲学咨询的实践价值

苏格拉底没有留下自己亲自撰写的著作,我们只能通过他的弟子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著作来了解他的思想。

##### (一) 苏格拉底哲学咨询的认识论价值

苏格拉底哲学咨询的认识论价值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认为自己的使命是通过谈话启发人们关心和思考真理,追求智慧,尤其应该认识人自己。在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第七章<sup>①</sup>中,苏格拉底以哲学咨询的方式帮助朋友阿里斯托哈斯解决家庭穷困的难题,使朋友认识到穷困的原因在于没有让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家人发挥作用,也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价值;让家里每个人都发挥应有的才能,生活很快就得到改观。在苏格拉底的思想里,每个人都是有潜能和价值的人,认清自己并发挥自己的能力就会获得幸福人生。

第二,美德即知识。在《美诺篇》中关于美德的讨论,苏格拉底以对话形式引导美诺认识到“没有人会想要得到恶的东西,因为向往和得到恶的东西结果只能是不幸福”<sup>②</sup>,那么世界的恶只能是因为缺乏善的知识而导致的结果,“有智慧支配我们的身体冲动,就可以使这些东西成为有益的,而在愚蠢的支配下它们就变成有害的”<sup>③</sup>,所以苏格拉底最后得出结论:美德即知识。

第三,关于悖论的思想。苏格拉底对于生命的看法是矛盾的,在《斐多篇》中,苏格拉底认为普通人自杀是“渎神的”,因为人是神的财产,人不应该主动离开神,但他又认为“真正的哲学家为他们的信念而死,死亡对他们来说根本不足以引起恐慌”(第65页);在《申辩篇》中苏格拉底认为死亡要么是“湮灭”和“毫无知觉”,要么是移居到“另一处”,无论是哪一种,都应该是一件好事;不过,死生究竟哪个更好,“只有神才知道”<sup>④</sup>。从这些陈述中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在生死问题上的矛盾,这种不确定的思想作为苏格拉底哲学咨询的特色贯穿于很多对话中,反映了苏格拉底思想的开放性。

苏格拉底哲学咨询非常注重解决认识层面的问题,它立足于承认和发掘人自身的潜能和价值,通过对话引导人们获得知识和美德,以开放的心态表达和讨论人生困惑,对现代哲学咨询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 (二) 苏格拉底哲学咨询的方法论价值

在苏格拉底对话中,主要有助产术和辩证法为主,这两种方法都运用得十分普遍。

首先,苏格拉底善于运用助产术协助来访者获得知识。苏格拉底在咨询过程中,总是扮演助产婆的角色,帮助来访者生成真知,而不是代替来访者生成真知。所以很多时候苏格拉底只是“提问者”,而不是回答者,对话中没有任何预设的前提,给来访者以足够自由的发展空间,最后催生出来访者想说而说不出的话。在《美诺篇》中,苏格拉底与美诺探讨的是双方都未知的东西,他先诱导美诺列举出美德的具体例子,而后又让他自己否定,剔除构成美德概念的部分内容,最后催生出美德即知识。整个咨询过程中,苏格拉底对于“美德能教吗”、“什么是美德”等双方都困惑的问题,一再声称自己“并不知道什么是美德”<sup>⑤</sup>,只是提问,然后与美诺一起讨论,最后由美诺自己得出结论。

① [古希腊]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73~78页。

② [古希腊]柏拉图:《美诺篇》,《柏拉图全集》第1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02页。

③ [古希腊]柏拉图:《美诺篇》,《柏拉图全集》第1卷,第521页。

④ [古希腊]柏拉图:《申辩篇》,《柏拉图全集》第1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页、32页。

⑤ [古希腊]柏拉图:《美诺篇》,《柏拉图全集》第1卷,第505页。

其次,苏格拉底善于运用辩证法协助来访者澄清困惑。苏格拉底在咨询过程中通过对话与他人进行思想交流和信息沟通,而要将普遍的抽象概念弄清楚,则需要将其具体化,以获得他人更多的意见和信息,这就需要辩证法。他喜欢从日常观念入手同别人讨论,然后就某个具体事例推出它的反面来,使人们在认知矛盾中知道自己无知。如在《回忆苏格拉底》中苏格拉底与儿子讨论忘恩负义的问题:

“我儿,告诉我,你知道有些人被叫做忘恩负义的人吗?”

“当然”,少年人回答道。

“你知道他们因为做了什么事才获得这种恶名吗?”

“我知道”,朗普洛克莱回答道,“忘恩负义这个名字是人们加给那些受了恩惠,自己有力报答,而却不报答的人的”。

“那末,你以为,忘恩负义的人算是不义的人了?”

“是的,我以为如此”,朗普洛克莱回答说。

“那末,你考虑过没有,由于奴役朋友被认为是不义的,而奴役敌人则被认为是义的,是不是对于朋友忘恩负义就是不义的,而对于敌人忘恩负义则是义的呢?”

“我的确考虑过,而且我认为不管是从朋友来的也好,是从敌人来的也好,受人之惠而不知感恩图报,总是不义的。”

“既然如此,岂不是就必须把忘恩负

义认为是不折不扣的绝对不义的事了吗?”

朗普洛克莱对这表示同意。<sup>①</sup>

### (三) 苏格拉底哲学咨询的现代意义

哲学咨询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欧洲,但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不少哲学家如毕达哥拉斯、普罗泰戈拉、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就开始哲学的应用。到了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其现实品格逐渐丧失;文艺复兴之后,特别是在康德之后,哲学成了纯粹思辨的学问,似乎和应用离得越来越远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哲学的应用才再次恢复,在欧美和亚洲相继出现了一些专门的哲学咨询机构,同时出版了《哲学实践——咨询与心理治疗的另外选择》、《哲学心理咨询——理论与实践》、《柏拉图灵丹——日常问题的哲学指南》、《苏格拉底咖啡馆——哲学新口味》<sup>②</sup>等著作。这显示出,作为当代哲学的实践,哲学咨询在理论与实践上均具有“回到苏格拉底”的特质。的确,《斐多篇》的哲学咨询将思辨哲学和现实生活联结起来,是探求心灵之学的实践尝试,充分体现了哲学咨询的自我关怀和哲学讨论的自主性。当代的哲学咨询既可以助人也可以自助及其倡导的人与人的主体平等等特点在苏格拉底哲学对话的精神中有充分体现,因而以苏格拉底咨询模式帮助咨询师与来访者面对面地讨论问题并因此重拾心灵的宁静,可以说是回溯人类精神源头并以此照亮现实和未来的不二选择。

责任编辑:杨国平

① [古希腊]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51~52页。

② S. C. Schuster, *Philosophy Practice: An Alternative to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Westport, Conn: Praeger, 1999; P. B. Raabe, *Philosophical counseling: Theory and Practice*, Westport, Conn: Praeger, 2001; 马瑞诺夫:《柏拉图灵丹——日常问题的哲学指南》,吴四明译,台北:方智出版社,2001年; C. 菲利普斯:《苏格拉底咖啡馆——哲学新口味》,林雨蓓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年。